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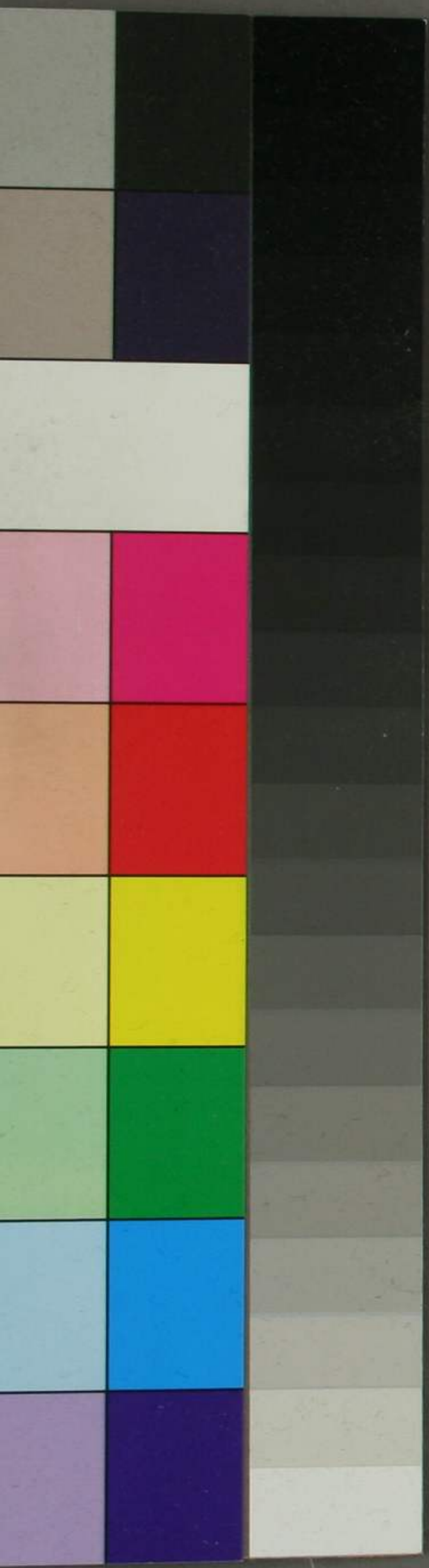
肉蒲團 一名覺後禪

冬

遠  
327  
4

~21  
327  
4

禁出賃



門入遠  
號 327  
卷 6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四

第十六回

真好事半路遭魔 活春宮連箱被劫

詩 芳心忍負春晴日 小閣添綵綉碧羅

云 綉到鴛鴦針忽折 函中好事也多魔

香雲與瑞珠瑞玉把未央生藏在家中依了序齒的定

例一人睡一夜週而復始輪了幾次未央生又于旧例

之外增个新例出來叫做三分一統分睡了三夜定要

合睡一夜合睡了三夜又依旧輪睡三夜使他姊妹三

人有共体聯形之樂自添新例之後就設一張寬榻做

肉蒲團卷之四

脫了  
(十一丁)

一個五尺的高長枕。縫一條八幅的大被。每到合睡之夜。就教他姊妹三人。並頭而卧。自己的身子。再不着席。只在三個身上滾來滾去。滾到那一個身上。真高起來。就在那一個幹起喜。得三個婦人的色量。都還不高。多者。不過一二百抽。少者。還不上百餘抽。就要丟了中間的。丟過一次。就要輪着左邊的。左邊的丟過一次。就輪着右邊的。只消一二更天。完了正事。其餘多的工夫。就好摩弄溫柔。咀嘗香味了。一日香雲與瑞珠瑞玉。在背後商量道。我們三個。把這等一位神仙。一件寶貝。放在身邊。受用。可謂徼倖之極。只是一件。從來的好事多。

魔須要在得意之時。預防失意之事。不可被外人知覺。辱播閑來。使他立脚不住。就不妥了。瑞珠道。我家屋宇深沈。沒有閑雜人進來。房中的事。外面那裡曉得。就是自己的管家也。只許在二門外伺候。不容他進來。就是所怕者。是一個婦人。萬一被他知道。我們的好事。就不成了。香雲道。是那一個。瑞珠道。就是晨姑。你曉得他性子。是好漁不過的。雖然守寡。那一時一刻。不想男人。況且那日。太燒香。他看見盞頭也。瘋顛起來。就像要跪下。去與他回拜的一般。只是不好做出。及至回來。又極口贊他。標致。還說可惜。不認得他。若曉得他姓名住處。

定然放他不過你說那愛慕的人若曉得被我們藏在  
 家中作樂豈有不懷妬忌暗笑我們之理一經他暗弄  
 我們就有不測之禍豈但好事做不得香雲道說得有  
 理果然他是個好淫的人這事不可不慮瑞珠道我起  
 先怕了累洩漏如今有書笥塞了口料想不肯傳說出  
 去只怕他親來看見他往常過來的時節不响不動就  
 鑽進房來那雙眼睛就像偷油的老鼠東張西望就像  
 有人瞞他做事一般如今到要防備第一着實吩咐那  
 些丫頭叫他們在兩邊交界處輪班看着一見他過來  
 就要做個暗號或咳嗽或叫喚我們就好藏人第二着

要算一個藏人之處使他撞不着尋不出就是了瑞王  
 道藏在那一處好三個人交相酌議有說躲在門背後  
 的有說伏在床底下的瑞珠道這都不是算計他那雙  
 賊眼好不利害豈有門背後及床底下藏人不被他搜  
 出之理想了一會忽然看見一隻篋箱是收藏古画的  
 有六尺長二尺濶三尺深外面是一層竹絲裡面是一  
 層薄板瑞珠看了指着道此物甚妙又不大不小將裡  
 面古画搬出可以睡得一人到要緊時節把人藏在裡  
 面他那裡知道所慮者是氣悶不過只要把裡面薄板  
 撥去兩塊就不妨了香雲与瑞王道果然絕妙主意定

了。就吩咐了眾。叫他輪班打听。又把篋箱裡面搬去兩塊薄板。吩咐未央生。叫他見有婦人來。就睡在裡面。去不可响動。自從設計之後。果然有幾次過來。被了眾做了暗號。未央生忙躲進去。一毫也看不出。偶然一日。那三個姊妹。合談有事。在未央生匣內。拾着一本冊子。揭開。一看。見有許多婦人的名字。美貌分等第。後列批評。都是未央生的親筆。就問道。這冊子是幾時造的。要他何用。未央生道。就是。我寓在廟中之時。一邊看見。一邊登記的。要待造完之後。選幾個玉筍門生出來。好做公門挑交。不時去澆灌他。培植他的意思。三個問道。那玉

筍門生。如今有了。不曾。未央生道。就是三位。三個笑道。不信。我們就當得這樣品題。未央生道。不必多疑。就把三個人的等第批評。查出來。指與他看。三人細細看了一遍。大家得意起來。只有香雲見他的批評。以兩人畧減約些。歡喜之中。不十分滿足。還虧得他未雨綢繆。怕香雲看見。預先在兩圈之上。加了一圈。把一等提做特等。所以香雲看了。見他雖有詳畧之分。寔無高下之別。故不以為意。及看到後面。又有玄色女子一名。批評的話。竟與瑞珠瑞玉不相上下。三人見了。不覺驚駭。一齊問道。這一位佳人。這等標致。是甚處人家的。未央生道。

就是那一日同三位進來的。怎麼就忘了。瑞珠瑞玉聽了。不覺大笑道。這等說。就是那個老東西了。他是何等年紀。何等面顏。竟與我們三人。一齊考起特等來。有這等無賽的事。香雲道。這等說。我們考法。都不足為容。反足為辱了。這樣的批評。要他做甚麼。不如塗抹了罷。未央生要暴白原情。把一人有福。帶挈滿屋的話。說與他聽。怎奈一個門生。一齊鼓噪起來。竟不容主司問口。瑞珠瑞玉道。雲姐的話。及講得是我們。一概除名。讓那老門生。獨占鰲頭罷了。瑞珠就提起筆來。把三個人的名字。批評。一齊抹去。後面批一筆道。

淮陰黃幼。洵灌年尊。不敢雁行。謹當遜位。

批過之後。就對未央生道。這一位玉筍門生。還喜得不遠。那旁門裡面。是走得過的。請太澆灌他。我們三個不勞。你培植了。未央生見他動了公憤。不好措辦。只得低頭下氣。隨他驅逐。只是不理。直待他們氣平之後。方纔說出原情。是推你們的屋烏之愛。要尋他做個介紹。好與列位相處。所以奉承他幾句。其實不是公道。批評列位不要過責。三人聽了。方纔釋了公憤。未央生就于釋憤之後。買笑求歡。自己先脫衣服。睡在床上。等三人次第寬衣。正要爬在床上。去不想守門了鬚。咳嗽。一散。三人

知是暗號就流水穿起衣服來留香雲在裡面藏人瑞  
珠瑞玉連忙出衣招接未央生的衣服脫得最早推在  
女衣下面尋不出來及至衆人穿完檢出來時又穿不  
及只得精赤條條爬進箱去且說花晨走到中堂見了  
瑞珠瑞玉看他兩個面容大有驚慌之色心內疑惑起  
來知這三個人必有不良之事了就要闖進臥房察他  
動靜誰想他已把活跳的春宮鎖在西箱裡面吞了花  
晨走到房中故意喝來他道好幾日不來一發擺列得  
齊整了就到床前床後走了一次連櫥櫃裡面都去搜  
檢一番並不見一毫形跡只說是自己生疑其實沒有

相干遂坐下與三人共說閒話不料這事到底做不完  
全弄來弄去依旧露出馬脚來起先他三人聽見咳嗽  
大家慌了止有工夫穿衣服開西箱急把窩藏的人塞  
得進去就完了樁事不慮那一本冊子丟在案頭不  
曾收拾直到說話之際方纔看見正要去取誰知花晨  
眼快一把就捏在手中三個人慌了手脚一齊去奪那  
裡奪得過來香雲知道不能奪來就先放手故意對瑞  
珠瑞玉道不過是路上拾得一本殘書送與晨姑拿去  
罷了搶他做甚麼兩人一齊放手花晨道既蒙雲姐見  
賜待我揭閱張他一張看是甚麼書就把身子立閃與

他三人隔了一丈多路，揭開一看，看見廣收春色，四個字，只說是本春意图，急翻到後面，先看人物，後看標題。纔曉得其中意味，誰想翻來覆去，不見一幅春宮，都是批評的語。方纔曉得是個多情才子評品佳人的冊籍。比春意还好，看就把一概批評細看，看看到一个名，為玄色佳人。後面批評，竟像為他寫的一般，就不覺動起心來。暗想這冊子莫非就是廟中相遇的人，做出來的不成。就翻轉到前面去，看題頭，只見有某時某日，遇圓色三名的話，寫在名字之前。再把銀紅藕色的字眼想了，一會就知道是他無疑了。及至看到淮陰

幼絳灌年尊的，一行批評，認得是瑞珠的筆跡，就放下臉來，把冊子藏入袖中。故意嘆道：當初造字的蒼頡，真是聖人。香雲道：怎見得？花晨道：他造的字，再沒有一字沒解說的。譬如姦淫的奸字，是三個女字合起來，即如你們三個女子住在一處，做出姦淫的事來，一般難道還不曉得蒼頡造字的妙處？瑞珠道：我們住在一處，並不會做出甚么事來。這話從那裡說起？花晨道：你們既不會做，這冊子是那裡來的？香雲道：是我過來的時節，在路上拾得的。花晨道：你不要騙我。如今只問造冊的人，現在那裡好？招出來萬事干休。若還不說，我就



寫一封書把這冊子封在裡面寄與你們的丈夫叫他  
回來同你們說話就是了。三人見他詞色不佳不好與  
他相抗只是推說這冊真是拾來的。那裡曉得造冊的  
人姓張姓李住在何方。花晨一面盤剝一面東看西看  
心上想道別處都相過了。只有這隻函箱不曾檢驗往  
常是開着的。為甚忽然鎖了。其中必有原故。就說道  
這事你們既不肯招只得暫時免究待改日再審。只是  
你這箱子裡面有幾軸古函可開出來待我看。瑞珠  
道鑰匙不知放在那裡。這幾日尚尋不着。待尋着時開  
出函來送與姑娘看。花晨道這等不難我家鑰匙甚多。

可以開得。就吩咐了鬚髮取不上一刻取了幾百把來  
花晨接到手就忒開箱他三人就像死人一般。又不好  
嘆又不好攔阻只得憑他忒開心上還妄想他鑰匙湊  
不着開不來誰想他竟不用第二把頭一把就開着了  
揭起蓋子一看只見一個雪白男子睡在裡面腿上橫  
着一根肉棒槌軟到極處尚且令觀者吃驚不知他堅  
硬起來更作何狀。花晨見了如此奇貨可觀不居之理  
就不忍驚動他依舊放下箱蓋抱原鎖鎖了對着三人  
發作道你們做得好事。這男子是幾時弄進來。每人睡  
過幾十夜好招出來。如若不招我就要驚官動府。呼

了罢。公知會鄰作說。拿住炎夫。先叫他進來。驗一驗好。連箱抬去送官。香雲與瑞珠瑞玉。驚得面如土色。只得走到背後。公商量道。他的說話是狠意。我們若不理他。他就要弄假成真了。如今我們談走過去。調停他。把這男子放去。來大家公用就是了。遂一齊走到花晨面前。道。這樁好事。原不該偏背姑娘。如今自知理虧。不敢巧辯。只求姑娘海涵。就把箱中之物送出來。請罪就是了。花晨道。請罪之法。該甚麼樣道理。到要請呀。香雲道。不瞞姑娘說。我們三人。三股均分。如今也把姑娘派上一分。花晨大嘆道。好個請罪的法子。你們把人藏在家中。

不知睡了多少日子。到如今敗露出來。方纔搭我一分。難道從前睡過的。都不消追究了。瑞珠道。據姑娘的意思。要怎麼樣。花晨道。若要松休。只除非叫他跟我回去。隨我作樂。睡幾時補了。以前的欠數。然後把他交付出來。與你們。一个一夜。從新睡起。這還可以使得。不然只有个官休之法。拚得打破飯鍋。大家不吃。就是了。有甚麼別說。瑞玉道。這等也要說个數目。或是三夜。或是五夜。就放他過來。便好。花晨道。這個數目。定不得。等我帶他回去。審問一番。說你們三个睡過多少夜。教我也就要睡多少夜。教然後交出來。三个人听了。心內暗想。

未央生愛我三人。未必肯說真話。或者少說幾夜。也不  
 可知。就一齊依允道。既然如此。他只來得一兩夜。你竟  
 帶回太審問他。就是了。三人定議之後。就要開了箱子。  
 放未央生出來。好隨他過太。花晨怕他要逃走。就對三  
 人道。日間走過太。要被家人看見。不妙。我今有個妙法。  
 連這鎖也不消開。只說這一箱古画。原是我家的。叫幾  
 个管家進來。連箱連人抬了過去。是了。說了這一句。也  
 不等他們回覆。就吩咐了罷。去叫管家。不多時。四个管  
 家一齊喚到。把画箱撮上肩頭。抬了飛走。可憐這姊妹  
 三个。就像送棺材的孝婦一般。心上悲切。只不好

啼哭出來。不但捨不得這幅活春宮。被人連箱劫去。還  
 怕箱中之人。要被淫婦幹死。有路過太。無路而來。只因  
 画箱這件東西。抬在肩上。与棺材無異。恐怕是不祥之  
 兆也。

評曰。看廟中相遇。一同是疑。花晨之好事。在瑞珠瑞  
 玉之先。而評花晨數語。即穿珠之線。引玉之磚也。  
 孰意作者之心。与造物之心。無異。別有一種安排。  
 決不肯由人計較。以最易得之人。反出最難得之  
 人之後。亦可謂奇之極。幻之至矣。

得便宜因人瞞已

遭塗毒為已驕人

花晨把西箱抬到家裡。打發管家出太之後。就開自己箱子。取出一套男衣一頂旧巾并鞋襪。是他丈夫在日穿的。擺在西箱邊。然後開了金鎖。請出未央生替他穿着。二人先見了禮。然後對坐。未央生那張利口利嘴。是極會騙人的。說我在廟中相見之後。終日思想不知尊姓芳名。無由尋覓。幸得今日天假以緣。因禍得福。方纔得覲芳容。花晨只因看見批評。想他果然見許。就把假話當了真言。心上歡喜。等不得到晚。两个就上床做事。他的身軀。雖不叫做極胖。也有八分身体。未央生纔爬

个抽。我要去的時。也要費上好些氣力。不是這等抽送。就弄得去。未央生道。你既有這樣本事。為何方纔這遭容易打發。難道是假去騙我不成。花晨道。不是假去騙你。有个原故。因我十幾年不見男子。慾火甚盛。及忽見你人物。又標致。本錢又壯大。心上歡喜。不過所以纔塞進太。那陰精不知不覺就出來。這是我自己去的。不管你抽送之事。你不信。只看這一次。就不比方纔了。未央生道。原來如此。你方纔的話。我還有些不明白。你說到一二个抽。也要費好些氣力。不是弄得去。這一句說話。真正難解。莫非除了抽送之外。還有別樣幹法不成。

花晨道。幹法不過如此。只要加些助真的工夫。或是弄出响教。或是說起騷話。使我听得興起。方纔會去。若是底下沒有响教。口裡不說騷話。就像与啞男子幹事一般。有甚么興趣。隨你一夜弄到天明。那陰精也不肯來。只是一件。我的去法。与別人不同。竟要死去一刻時辰。方纔得活來。我預先對你說明。你若見我死去的時節。不要呆怕。未央生道。這等說來。經要强雄健壯。極有精力。男子方纔弄得你去。我的精力。雖算不得頭等。也還是二等。前列。或者能應付你。但不知你亡過的尊夫。精力何如。花晨道。他的精力。算不得二等。只好在三等前

列。他當初也及愛偷婦人。做了許多傷倫之事。他嘗對我說。別人陰戶都是肉做的。只有你的陰戶。是鉄打的。千方百計。再弄不去。就想出許多助真之法。煽動我的慾火。後面幹起來也。就容易。不論一千二千。只是心窩快活。就要去了。未央生道。這等話說。叫那些法子。是怎样。的花晨道。那些法子。及容易做。來也。及有趣。不過是三件事。未央生道。那三件事。花晨就念道。看春意。讀淫書。听騷聲。未央生道。看春意。讀淫書。這二件事。我初春的時候。都曾做過。果然是有趣的事。至于听騷聲。這一事。不但文字不曾做過。連題目也解說不來。怎麼

叫ヒ做ス听ク騷ル聲ヲ。花ハ晨チ道ト我レ生キ卒ニ及テ喜ム听ク人ノ幹シ事ヲ。可シ以テ助ク我ノ的ヲ興ル動ル當レ初ニ先ニ夫ノ在リ日ノ之ト時ヲ。故ニ意ヲ叫ク他ヲ偷ヒ了シ鬢ヲ。又シ要シ他ノ弄レ得テ反テ响ル。幹シ得テ反テ急ニ等シ了シ鬢ヲ。及テ快ク活ク不レ過シ。叫ク喚ク起シ來シ。我レ听テ到ク真ニ濃ニ之ト際ヲ。然レ後ニ啖ク教ク一ト聲ヲ。他レ就チ如ク飛カ走リ來リ抱テ我ヲ上リ床ヲ。把テ陽ヲ物ヲ塞シ進シ去シ。狠ニ春ニ亂ニ搗ク。不レ可ラ按ス兵ヲ法ヲ。只シ是シ一ト味ヲ。狠ニ野ニ戰ス。這レ等ニ幹シ起シ來シ。不レ但シ裡ニ面ニ快ク活ク連シ心ヲ窩ニ裡ニ都テ快ク活ク。只シ消テ七ニ八ニ百ニ抽ク。就チ要ス丟シ了シ這レ個ノ法ヲ子ヲ。比シ看ク春ニ意ヲ讀ク淫ニ書ヲ。更ニ覺レ得ル有ク趣ヲ。未シ央シ生シ道シ這レ種ノ議ヲ論ヲ。甚ニ是シ奇ニ暢ニ。只シ是シ一ト件ヲ。據シ你ノ方ヲ總シ說シ來シ。尊シ夫ノ的ヲ精ヲ力ヲ也ヲ。在リ單ニ薄ニ一ト邊ニ。怎レ麼ノ能ク先ニ弄シ了シ。畏シ後ニ幹シ主ノ母ヲ。決シ且シ起シ先ニ又シ要シ弄レ得テ及テ响ル。幹シ得テ及テ急ニ飛ビ。

搬シ過シ來シ的ヲ時ヲ候ヲ。一ト定シ是シ強ニ弩ニ之ト末ニ了シ。怎レ麼ノ又シ能ク再シ肆シ野ニ戰ス。這レ事ヲ我レ還シ不レ信シ。花ハ晨チ道ト起シ先ニ不レ要シ他ノ幹シ。另ニ有リ代ノ庖ノ的ヲ人ヲ。就チ是シ後ニ來シ野ニ戰ス也ヲ。要シ央シ他ヲ接シ濟シ。不レ然ラ那レ裡ニ支シ持シ得シ來シ。未シ央シ生シ道シ那レ代ノ庖ノ的ヲ人ヲ。我レ知シ道シ了シ。莫シ非シ是シ一ト位ノ姓ノ角ノ的ヲ。花ハ晨チ道ト然レ也ヲ。這レ件ノ東ノ西ヲ我レ家ノ裡ニ最ニ多シ。今ニ日ニ我レ和シ你ノ初ニ交シ料ヲ想シ不レ到シ難シ丟シ地ニ步ヲ。明ニ日ニ幹シ事ヲ就チ要シ用シ以テ法ヲ了シ。未シ央シ生シ听シ了シ也ヲ。就チ不レ按シ兵ヲ法ヲ。挺シ起シ一ト味ヲ野ニ戰ス。亂シ來シ搗ク抽シ了シ。至シ十ニ自ニ然ニ從シ陰ニ戶ニ中ニ快ク活ク到シ心ヲ窩ニ裡ニ去シ。只シ見シ他ノ手ノ寒シ脚ノ冷シ。目ノ定シ口ノ張シ。竟シ像シ死シ的ヲ。一ト般ニ若シ不レ是シ預シ先ニ說シ破シ未シ央シ生シ竟シ要シ害シ怕シ。果シ然ニ死シ了シ。一ト刻ノ時ヲ辰ヲ方ヲ總シ甦シ醒シ。接シ着シ未シ央シ生シ。

道。心肝你不消用。代苞之物。竟把我弄去了。這看來你的精力。竟是特等。怎說在二等前列。未央生道。我冊子上面取你做特等。你如今也取我做特等。何相報之速耶。花晨道。我正要問你。那冊子上面。他們三個名字。是那個塗抹的。後面一行。批評是那一個。添上未央生。不好說出。只推不知。花晨道。你雖不肯說。我心裏明白。不過那三個說我年老色衰。敗這能配得他們。過把自已。以做淮陰。把我比做絳灌。是個不屑為伍的意思。不是我誇口說他們的年紀。雖幼小幾歲。面色雖比我嫩幾分。只好坐着在面前。與你看。罷了。若要做起事來。

只怕還趕我老人家不上。我今恐在心裡。不與他爭論。待等閒空時。却待我走過太約。他們做個勝會。一個奇男子。四個俏佳人。都要脫了衣裙。日間幹事。與他各顯神通。且看是少年的好。老成的好。未央生道。說得有理。這個勝會不可不做。二人見天色明。起來穿了衣服。了。眾排上酒。殺花晨酒量及高。與未央生不相上下。二人猜拳行令。直飲到更初。來了酒。真依回上床幹事。這一晚。是久曠之後。陰精易洩。不消用三種法子。到了次日。起來就把許多春意。淫書一齊搬運出來。擺在案頭。好待臨時翻閱。他看兩個長了鬢。年紀俱在十七八歲。都

有姿色又是已經破瓜的。承受得起就分付在身邊。以  
 備助興之用。從此以後朝三取樂。夜二追歡。都用三種  
 成法。花晨怕隔壁的人要來索取。追還原物。自從西箱  
 過來之後。就把旁門鎖了。隨他叫喚。只是不聞。叫到第  
 五日。未央生過意不丟。替他哀求。花晨沒奈何。只得說  
 要睡。七日到七日後。送去還他。那三人見有了定期。方  
 不叫喚。到八日上。未央生要辭別過去。花晨還有求閨  
 之意。虧得未央生善為說辭。方纔得脫。及至開房門  
 走得過。太香姊妹三人見了大喜。就問未央生道。你連  
 夜的受用何如。這老東西的興趣何如。未央生怕他吃

醋。不敢十分贊揚。只把三種成法說與他。听好等學樣  
 連花晨要做勝會的話。也說出來。叫他各人爭氣。切不  
 可以下日之短。埋沒了十日之長。三人听了。遂暗商  
 量。算計花晨未有定着。只得放下香雲道。今日為始。又  
 要照從前次序。每人分睡一夜。何如。瑞珠瑞玉道。如此  
 反妙。三人遂分睡。三夜到了。四日正打點要做合休。聯  
 形之事。不想花晨寫字過來。約他三個做盛會。又出了  
 一兩公分。叫他備辦酒席。一面飲酒。一面幹事。方纔覺  
 得有真。三人高良道。恰好今日是個合睡的日子。自古  
 道。添客不殺雞。就等他來大覺會聚也。分不多少去。這



落得做一個虛人，情字刻寫字回他，謹依來命花晨的名  
 分大為甚，店不叫姪女就姑娘，反屈姑娘就姪女，要曉  
 他家裡有，個十歲的兒子，雖然不大，也是有知識的，起  
 先把未央生一個藏在家中，不覺得如今一男共四女，  
 飲酒作樂起來，恐遮掩不住，被兒子看見，不好意思，香  
 雲姊妹三個都是沒有兒子的，只要關了二門，就不見  
 人影了，所以不論尊卑，情愿過求，就他只見回字，太後  
 停了，一刻花晨就來赴會，未央生見他衣袖之中，隱隱  
 躍躍，却像有物的樣，就問他道：「袖中何物？」花晨道：「是  
 一件有趣的東西，酒色二件事，都用着他，所以帶來就取

出與眾人看，原來是一副春意酒牌。未央生道：「這件東  
 西，今日做勝會，總好用着，如今且不要看，一等酒真  
 發作之時，你們各取一張，照上面的法則同我摹做，一  
 摹做就是了。」香雲道：「這等待我四人先看一看，明白  
 了，到了臨期之時，總好摹做。」未央生道：「也說得是，花晨  
 道：「我看過多次，上面的方法都是爛熟的，不待臨時抱  
 佛脚，如今立過一邊，讓你們看一看，就三人笑了一笑，就  
 攤開牌來，逐張仔細看，到一張，只見一個少年，女子  
 覆在太湖石上，聳起後庭，與男子幹龍陽之事，三人看  
 了，一齊笑道：「這是甚麼形狀，為何去了，干淨事不做。」

起齷齪事來。花農道是那，一張拿來我看。香雲就遞與他。看了道：「這一個幹法，是從文字上面摹擬下來。難道你們不曉得？」香雲道是那一篇文字，我們不曾看過。求你指叫。花農道是「一篇奴要嫁傳」。當初有個標致，閨女與一個俊俏書生，隔牆居住。書生為想這閨女，不得到，手害起相思病來。央人到閨女面前致意說：「只要見得一面，就死也甘心。」不敢做非禮之事。那閨女見他說得可憐，只得應允。及至相會的時節，坐在書生懷裡，隨他要接就接，要摸就摸，要親嘴就親嘴，只不與他幹事等。他要幹就回覆道：「奴要嫁人。」此事不可為。書生急不過。

跪在地下哀求他，到底不允。只把「奴要嫁」三字回他。說你求見之心，不過因我生得標致，要靠一告非身體粘一粘皮肉，我令坐在你懷中，把渾身皮肉隨你摩弄你的心事也可以完了。何須定要壞我原身？我若壞了原身，明日嫁去時節，被丈夫識破，以事我一世就做不得人了。這怎麼使得？書生道：「男女相交，定要這三寸東西進了皮肉，方算得有情。不然終久是一對陌路之人。隨你身體相靠皮肉相粘，總了不得心事。只是跪在地下哀求不肯起來，閨女被他哀求不過，只得低頭暗想：「出權宜之法，就對他道：「我是「要嫁的人。這件東西，斷許你。」

不得。我如今別尋一物贈你。何如。書生道：除了此物，那  
裡還有一物。閨女道：除非舍前而取後，等你把三寸  
東西一般進了皮肉了，却這樁心事再沒得說了。書生  
見他說得真切，也就不好再強，竟依這個推宜之法，把  
後庭當做前件交情，起來。這個幹法，就是從那篇傳上  
摹擬下來的。這樣好書，你們何不讀過。香雲姊妹三  
人見他說話驕傲，心上甚是不平，就丟了酒牌，不看。  
齊到背後，本商量大家協力同心，要擺佈他一場。花晨  
與未央生隔了三日不見，勝似九秋。巴不得眾人閃去  
好，與他綢繆一番。兩個就接住親嘴，說了許多話。那姊

妹三個方纔走來，叫丫鬚擺酒。未央生上坐，花晨下坐。  
香雲與瑞珠、瑞玉分坐兩旁，飲過數巡。花晨就叫事牌  
過來，各取一張，照上面行酒。香雲道：看了那件東西，只  
想要幹事，連酒都吃不下。如今且行別令，吃到半酣，然  
後取他過來，照上面行酒，也得照上面行事，也得就無  
礙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瑞珠遂取出色盆來，未央生  
道：擲骰費力，不如猜個狀元拳，定了前後次序。如今照  
次序行酒，少刻就照次序行事。列位心上何如。花晨的  
拳經最熟，聽見這話，就眉歡眼笑。巴不得要做狀元好，  
擺佈他們三個所慮者，恐中狀元幹事，要從他幹起他。

是要先听聲後幹寔事的人。那裡肯當頭陣想了一會就對道行事的次第不必照依行酒只憑狀元發揮憑他要先就先要後就後未央生道也說得是就把五个拳頭一齊伸出從未央生猜起猜到瑞玉住果然花晨奉高一口就被他猜着狀元是他中了不第榜眼探花出來就先發令道我既中狀元就是个令官不但老儒听考連榜眼探花都到受我節制如有抗令者罰一大杯未央生道既然如此求你把條教號令預先張掛出來定了個規矩花晨道吃酒的數目從狀元起探花住吃个節高老儒執壺旁立只教他斟不許他

吃幹事的先後要与前面相反從探花起到狀元住也幹个節高老儒執壺旁立只教他斟不許他幹又對未央生道你如今不用考委你做監令官好待後面用你幹事未央生道這等說我事便有得做酒却沒得吃了花晨道你的酒數更多狀元榜眼探花有酒都要你陪只是老儒服役不許你去代勞代勞討好者罰一巨杯未央生道他自己不爭氣去做老儒不干我事憑他去受苦罷了香雲姊妹三个側目而視讓他發揮不敢稍忝末議還虧他慮在事前起先到背後去想了个妙計放在胸中就對未央生道你既做監令若令官不

公道你也要忝他不要阿諛曲從助紂為虐若是如  
此我們就鼓噪起來不受約束了花農道我若做得不  
公不消監令忝你只管公攀得確當我只管受  
罰就是花農定了條約就除出未央生教他姊妹三人  
決个勝負却也古怪那三个拳頭恰好也照序齒之例  
香雲中了榜眼瑞珠中了探花把个經不得大幹的瑞  
玉做了老儒猜定之後花農就叫瑞玉行酒自己一杯  
香雲兩杯瑞珠三杯都是未央生陪吃完之後就教  
瑞玉把酒牌洗好放在桌上然後執巾旁立待衆人幹  
事之際好替他揩抹湯水瑞玉不敢違拗只得依令花

農先對未央生道頭一个限你一百抽第二个限你二  
百抽多一下少一下都要罰酒去与不去看他造化不  
累你幹到第三个就該輪着我了主令之人與衆人  
不同不計數目定要去了總住以前兩個的數目都要  
老儒代數差者罰又對香雲瑞珠道你們從上面揭起  
揭着那一張就依那一張的幹法好与不好憑人造化  
不許換牌幹事的時節要摹倣做酷肖方總中式若有一  
毫不像除罰酒外還要減去抽數瑞珠道我們做得不  
像自然受罰若令官不如式却怎麼處花農道若令官  
不如式罰了三杯從新做起一定要做到如式總住瑞珠

听了就伸手去揭起第一張只見一个婦人睡在床上  
兩足張開男子的身与婦人隔開三尺兩手抵住了蓆  
伏在上面抽送叫做蜻蜓點水之勢瑞珠把酒牌呈過  
了堂就脫下褲子仰卧在床未央生爬上身去做起蜻  
蜓的樣子把陽物塞進陰中不住的亂點瑞珠要奉承  
令官後他動興不等快活之後方纔叫喚未央生點一  
點他浪一浪點十點他浪十浪直浪到不點總住香雲  
道如今臨着我了我就揭起第二張見一个婦人睡在春  
攪頭上男子立着把他隻脚放在肩頭兩手抵住春攪  
用力推送叫做順水推船之法香雲也把酒牌呈過了

堂就睡在春攪上去与未央生摹住成式他那裡浪法  
更比瑞珠不同順水之船既容易推則順船之水也容  
易出船頭上的浪声与船底下的浪声一齊澎湃起來  
你說好听不好听花晨往常竊听騷声都是暗中摸索  
之事何曾看見這快活頭上如今見了那種淫興以  
常啞嗽的時節更不相同大有不能姑待之意等得香  
雲滿數之後就立起身道如今輪着令官了就把一隻  
手取牌一隻手插在褲襠先去解帶及至揭起第三張  
一看不覺驚慌失色對衆人道這一張是用不得的只  
得要別換一張香雲姊妹三个一齊鼓噪起來先把餘

下的牌藏在一處。然後來看這一張。原來就是奴要嫁  
的故事。婦人聳起後庭與男子幹龍陽的套數。為甚麼  
這等湊巧。多少牌揭不着。偏揭這一張。原來就是他姊  
妹三人商量出來的計策。料想他三人畢竟輪着一個  
洗牌。就把這一張做了記號。要分與他。誰想他又預先  
號令出來。眾人居先令官落後。所以瑞玉洗牌的時節。  
就把這一張放在第三。如今恰好取着這。也是他嬌傲  
之報。三人看過了牌。就催花晨脫褲。花晨抵死不肯道  
求列位公議。這一樁事。可是做得麼。況他那一件東西。  
可是做得這樁事麼。大家想一想。就是了。三人道。這个

說不得。若是我們揭着你。可肯饒恕我們麼。況且不許  
換牌的話。又是你說的。牌上的方法。只有你爛熟。你記  
知道這張用不得。何不預先除出這一張。如今揭着了。  
還有甚麼說。快些脫褲。省得眾人動手。又對未央生道。  
好个監令官。為甚麼口也不開。手也不動。要你何用。未  
央生道。不是監令官徇情。其實我這件東西。他後面原  
當不起。還要開个贖罪之例。等他多吃幾杯酒。當了這  
事罷。三人道。你這句話。只當放屁。若是吃酒。當得幹事。  
我們起先。只談吃酒。不談幹事了。那个是不願。廉耻肯  
脫衣服在人面前出醜。未央生見他說得辭嚴義正。無

言可對レ只得ニ求衆人道フ如今我也沒得レ說テ只求ニ刺令レ開ニ  
 一面之網セ不要ニ求全責備フ等他脫カ下シ褲來ラ畧見レ大意ヲ罷シ  
 了セ香雲瑞玉還タ不肯レ依定要ニ尋常ノ幹事一般ノ瑞珠ヲ紫シ  
 一紫眼道フ只要見レ得大意ヲ也就罷シ了ニ難道定要ニ盡ス法ヲ不レ  
 成シ未央生道フ這等還易處就伸テ手ヲ去テ扯テ花晨ヲ替ヒ他ノ脫ス褲ヲ  
 花晨執意不肯レ被レ未央生ニ苦勸セ不過低頭喪氣只得レ曲レ  
 從就把テ褲子ヲ解開キ伏シ在ニ春撓頭上未央生取出テ陽物ヲ抹シ  
 上涎唾ヲ只在ニ肛門外面ニ抵得テ一抵ニ花晨就チ叫喊シ起來正  
 要ス立レ起シ身子ヲ不容レ他ノ幹誰想カ這班惡少安排シ三隻毒手ヲ  
 等他起ツ先紫眼的話ヲ是レ哄他ヲ脫シ褲等テ他ノ脫シ了シ褲子ヲ伏シ上ニ

春撓就チ一齊走上リ前ニ去リ捺頭ヲ的ハ捺頭ヲ封シ手ヲ的ハ封シ手ヲ莫シ說フ  
 立シ不起シ就要シ把テ身子ヲ動シ一動シ也レ不能シ更有ニ一个ノ最惡ノ的ヲ  
 躲在ニ未央生ノ背後ニ等他ノ抵シ着ニ肛門ノ的ハ時節ニ就把テ未央生ノ  
 的身子ヲ着テ力ヲ一推シ那陽物ヲ竟推シ進了ニ半截ヲ又把テ住シ未央ノ  
 生的身子ヲ替ヒ他ノ抽シ送シ花晨ヲ就像殺猪ノ一般ノ大聲ニ喊シ叫シ饒シ  
 命ヲ未央生道人命ヲ相關シ不是ニ當要ノ的事ヲ饒シ了他ノ罷衆人ヲ  
 道他起シ先說シ令官ノ與衆人ノ不同シ不論シ數目ノ直要シ丟シ了シ纒ヲ  
 住シ如今問シ他ノ去了シ不曾シ花晨連シ聲應シ道シ去了シ手ヲ了シ衆人ヲ  
 見他ノ狼狽ノ已極ニ只得シ放手シ花晨立シ起身シ來シ就像シ死人ノ一ノ  
 般話也說シ不出シ站也站シ不牢シ只得シ叫シ了シ鬢ヲ扶シ了シ回シ去シ後ヲ



來紅門腫發寒發熱睡了三四天方纔爬得起從此以後心上雖懷恨只因要做這樁勾當不好怨恨同事之人只得與他相好起來一男四女共枕同衾說不盡他們的樂處未央生出出門之日原與艷芳約以三月為期就回來看他分娩不想樂而忘返等到想着歸期已在三月之後叫書笥出去打听聞得艷芳已經分娩一胞生下兩個女兒花晨四人辦酒與他賀喜又作樂了幾日方送他回去艷芳恐怕孩子累身不好作樂就僱了兩箇奶娘把孩子抱去撫養恰好到彌月之時未央生走到就叫他大整疥鎗從新對墨要嚴追已往的積

通那裡曉得民窮財盡一時催徵不起這是何故只因四五個月中以一男而敵四女肆意奸淫不分晝夜豈有不神疲力倦之理從此以後艷芳不能遂止慾遂有悔恨之心矣

評曰有病以回形容太過不為奸夫淫婦留餘地者然非以回之奇淫不足起下回之慘報縱容他處正是難為他處看到玉香獨擅奇淫替丈夫還債處始覺以前數回正不妨形容太過耳

第十八回

妻子落風塵明債積欠 弟兄爭窈窕暗索前通

未央生得意之事。按下漫表再說他妻子玉香跟了權  
老實典了鬢如意逃走。到一處忽然肚痛起來他肚  
裡的東西起先在家時節千方百計再打不下如今走  
到路上受些辛苦不覺就墜了下來若肯早墜幾日豈  
不省了這番攀動如今逃走出來回本不得白做了  
私奔之人豈不是又天造下的冤孽帶累他如此權老  
實的初意原為報仇不是貪淫自從拐出之後就要賣  
他下水只因有孕在身躊躇未決以時見他落下胎來  
方總定了主意就把主婢兩個帶入京師寓在店中尋  
人貨賣但凡賣良為娼定要做個圈套瞞了本婦只說

有親眷在以此託他尋房居住總好領人來看。中了意  
純好騙他過門京師裡面有個搗母叫做顏仙娘一見  
玉香就知道是樁奇貨照媒人所說的身價一天平兌  
出來連如意也買過太依舊做了鬢服事他權老實賣  
過玉香之後就有些過意不太漸。懊悔起來心中想  
道我聞得佛經上說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  
世因今生作者是我自家妻子做了醜事焉知不是我  
前世淫人妻子故今世把妻子還人也不可。知我只該  
逆來順受總是為甚。又太淫人妻子造起來世的孽  
障來就是要報仇。既然與他睡過幾夜消了意恨也就

罷了為甚。又賣他為娼。又把他無辜使女也賣下水。去推老实想到此處。不覺捶胸頓足。自家恨起自家來。想從前的事。俱已做錯。不可換回。只有個懺悔。今生預修來世之法。就把賣人的銀子。施捨與殘疾窮苦之人。自己把頭髮剪去半截。做了頭陀。往各處雲遊。要訪真正高僧。求他剃度。後來遊到括蒼山中。遇着孤峰長老。知道是一尊活佛。就摩頂皈依了。他苦修二十年。成了正果。這是後話。却說玉香。墮落風塵。與如意兩個。走到顧仙娘家。看一着動靜。絕曉得不是良家的光景。就是貞烈婦人。跨進這重門檻也。跑不出。奈何。況是已經失

節之婦。玉香看了。無可奈何。只得安心貼意。做起青樓女子的行徑。來遂改名換妙。取个表字。好待嫖客。稱呼作者。還叫他玉香。省得人看花了眼。初到的一晚。就有个大財主。來嫖到第二日。就要去。顧仙娘留他不住。他臨去的時候。分付仙娘道。你這位。令愛容貌丰姿。件件都好。單少那三種絕技。你還該傳授他。總是我如今暫別待你。傳授他會了。再請教說罷。回本他為甚。麼說。出這話來。原來顧仙娘。生年有三種絕技。都是婦人。裡面不曾講究過的。他少年時節。容貌也只平常。竟享了三十餘年的盛名。與他相處的。都是鄉紳大老。公子王

孫就到四五十歲的時節。還有富貴人。去嫖他就是為  
 以三種絕技。第一種是俯陰就陽。第二種是聳陰接陽。  
 第三種是舍陰助陽。他与男子幹事教男子仰面睡了。  
 他爬上身去把陽物插入陰中。立起來套一陣。坐下來  
 揉一陣。坐下來揉二陣。又立起來套一陣。別的婦人弄  
 了幾下。就脚酸腿軟。動不得了。他下隻膝灣竟像鉄鑄  
 的一般。越弄越有氣力。不但奉承男子。連自己亦十分  
 快活。這就叫做俯陰就陽。是他第一種絕技。他有時睡  
 在底下。与男子幹事。再不教男子一人着力。定要把自己  
 家身子聳動起來。男子抵一抵。他迎一迎。男子抽一抽。

他讓一讓。不但替了男子一半氣力。他自家也討了一  
 半。便宜。若選女子不迎不送。只叫男人抽抵。何不把泥  
 塑木雕的美人。腰間挖一个深孔。只要伸得陽物進去。  
 就可以抽送得了。何須要与活人幹事。所以做名妓的  
 人要曉得這種道理。方總討得男子歡心。圖得自家快  
 樂。這就叫做聳陰接陽。是他第二種絕技。至于舍陰助  
 陽之法。一發玄妙。他与男子幹事。再不肯使有限的陰  
 精洩于無用之地。每去一次。使男子受他一次之益。這  
 是怎应樣的法子。原来他与男子幹事。到將去之際。就  
 分付男子。教他把龜頭抵住花心。不可再動。他又能使

花心上小孔與龜頭上小孔恰好相對預先把吸精之法傳授男子到以時陰精一洩就被男子吸進陽物之中由尾間而直上徑入丹田這種東西的妙處不但人參附子難與爭功就是長生不老的藥原不過如此這種妙術是他十六歲上有个異人來嫖他無意之中說出這道理被他學過未遇着有情的嫖客就教如此如嫖客依他做來無有不驗與他宿過幾夜不但精神倍加連面上的顏色也光彩起來人都說是仙女轉世所以叫他做仙娘這種道理既傳與嫖客那嫖客就談到自己家裡去做不須用着他了要曉得吸精之法雖

然可傳那對着精孔之法是傳受不去的要在幹事的婦人善于湊合這些閑竅只有他肚裡明白別的婦人那裡湊合得來妙在天下婦人皆迷惟有他一人獨悟所以叫做絕技王香初到的時節那裡曉得有這三種絕技嫖客與他幹事見他第一種絕技尚然不會那兩種絕技一發做不來了就與他草完事睡到天明見他美貌捨他不得可惜不諳此法所以臨行之際有這一番叮嚀仙娘送了嫖客出門就罵他粧嬌作態不曾奉承把這大財主接得一夜就打發開去以後怎在賺錢就要鞭打起來王香跪下再四哀求仙娘方纔饒

了。就把這三種絕技。日夜與他講究。自己同嫖客幹事。就教他立在面前。細看會與不會。好當面指教他。與嫖客幹事自己也。坐在面前。細看是與不是。好當面提醒他。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玉香懼怕。搗母的法度。不敢不學。只消一兩月工夫。把三種絕技。都學會了。又兼姿容秀美。筆墨精工。一時聞名動京師。沒有一個鄉紳大老。公子王孫。不來賞鑒。更有兩個大老官。極肯破鈔宿他。一晚定有二十金。相贈。你道這兩個大老官。是那個。原來就是瑞珠瑞玉的丈夫。一個叫做卧雲生。一個叫做倚雲生。因在京裡坐監。聞得玉

香的盛名。兄弟兩個。爭先拜訪。起先是卧雲生。瞞了阿弟。太太嫖了幾夜。後來是倚雲生。瞞了阿兄。也太嫖了幾夜。一日兄弟兩個。盤問出來。遂索性把玉香包在窩中。大家公用。不但兄弟同利。又且師弟同門。連香雲的丈夫。名為軒子。也時常點綴。點綴與他。睡過一兩夜。竟有些老當並壯起來。方纔曉得玉香的陰物。竟是一味補藥。若娶着這樣妻子。竟不消躲避。差徭了。臥雲生兄弟。在監裡坐了一年。偶然想起故鄉。要回。去看妻子。就央一個人。情求大司成。給假數月。大司成准了。師弟三人別了。玉香一同回。太太到了家中。少不得三位佳

人替丈夫接風之後。就問一向在外嫖了幾個女客。三位丈夫就把相處玉香的話陳說一遍。又把那三種絕技次第誇張出來。香雲姊妹三個。第二日起來。各述所聞。都是一般託事。瑞珠瑞玉道。我不信婦人之中。竟有那樣怪物。這等說起來。我們三個都是沒用的了。這些話。還是他們三個通同造出來。要激勵我們用心幹事的意思。香雲道。這樣事。瞞不得我們相與的人。他生平見廣識多。若有這一種妓婦。他畢竟曉得。等他進來。大家問一問。就是了。瑞珠瑞玉道。也說得是一日遇着清明佳節。三個的丈夫。一齊出柩掃墓。要第二日回來。就

叫了眾請。未央生進本相會。一見了面。就把這疑事問他。未央生道。天下的事。奇、怪、或者妓婦裡面。有這一種陰物。也不可。知。他既在京師。我終有一日遇着他。待我嫖他一夜。若對得我過的。方纔是個真怪物。四人說了一會。宿了一晚。未央生次日出來。心上想道。他們三個丈夫的話。如出一口。可見這一樁事。是真的了。當今之世。有這樣異人。何不本會他一會。況且我的精血。被這四五个婦人也耗得多了。正要學個採戰之法。滋補一滋補。那個妓者。既有許多妙術。我只消嫖他一夜。把個吸精之法。傳授過來。就一生受用。不盡了。主意定

了就要先回故鄉看妻子然後進京去訪那名妓他  
這一去有分教。觸翻東岳洩不盡憤懣之胸。掏盡西江  
洗不盡羞慚之色。要知分解就在下回。

評曰。未央生之淫惡已達到極處。若使其妻止于偷  
漢而不至于為娼。人心猶不痛快。即使為娼。人心  
猶不痛快。即使為娼。止接他客而不及香雲姊妹  
之夫。人心猶不痛快。一部淫書看到頭無一人不  
報。稍有風流罪過之人。未有不通身汗下者。如以  
淫書不可不多讀也。

第十九回

薛貫已盈兩處香閨齊出醜。禪机將發諸般美  
色盡成空。

未央生臨行之際。走太辭別賽崑崙。把家中之事交託  
與他。求他照管。賽崑崙道。託妻寄子的事。不是輕易任  
的。寄子容易。託妻甚難。劣兄只好替你料理薪水。不能  
替你防守閨門。未央生道。小第所託之事。單為薪水不  
慮。閨門你弟婦是個過來人。比初嫁丈夫的不同。天下  
中用的男子。不過像樵老實。他尚且嫌他。不濟要跟小  
弟終身。料想男子裡面。沒有第二個像小弟的老兄。不  
必過慮。賽崑崙道也。說得是。只要賢弟信得過。劣兄受



託也不妨了。未央生別過賽崑崙，寫一封蜜札寄別。花晨與香雲姊妹，又與艷芳綢繆，幾夜方纔起身。一日到了故鄉，走到欽扉道人門首，敲了半日，不開心上。暗喜道：「他門戶這等森嚴，料想沒有閒人進去。我就再遲幾月回來，也不妨了。」直敲到晚，方纔有個人影在門縫裡視望。未央生曉得是欽扉道人，就叫道：「岳父開門。」小婿回來了。欽扉道人聽見忙把門開，接他進去。未央生走進中堂，見過了禮，就問起居。先候岳父的台安。後問：「令愛的清吉？」道人嘆道：「老夫身體倒還粗安，只是小女白賢婿去後，就生起病來，睡臥不安，飲食不進，竟成

了憂鬱之症，不上一年，就身故了。說罷，放聲痛哭。未央生道：「怎有這等異事？」也就痛哭起來，哭了一陣。又問：「靈柩在那裡？」如今葬了。不曾道人道：「現停在冷屋裡。等你回來，見一見，纔好安葬。」未央生就走到冷屋，伏在靈柩上，又從新哭了一場。你道這口棺木是從那裡來的？原來是欽扉道人見女兒跟人逃走，不好說得。一來怕鄉舍取笑，二來怕女婿討人，只得買口棺木回來封釘好了。只說女兒病故，停在家中，既可掩衆人之耳目，又可免女婿之追求。未央生因他平日至誠，沒有虛話，所以並不疑心。反自怨不早回來，以致他鬱憂而亡。就請

幾衆高僧做三日三夜好事追荐亡靈叫他早生早化  
不要怨恨丈夫貪戀女色在陰間吃起醋來做活做王  
魁的故事追荐之後仍以游學為名別了道人往京進  
發要學滋補之方不一日到了京師安頓行李就去訪  
問佳人訪着住處就去登門拜見誰想玉香數日前被  
一个大老官請去睡了數日不肯放他回來仙娘回覆  
了未央生未央生只得回寓過了兩日又去拜訪仙娘  
道小女昨日有<sub>二</sub>個回來說今日靠晚就<sub>一</sub>到未央生听<sub>一</sub>  
就送<sub>一</sub>嫖金三十兩還有幾件私禮待他回來面送仙娘  
收了嫖金又道如今天色尚早相公若有別事且去一

會再來若沒有別事就在這裡等未央生道我<sub>一</sub>為<sub>一</sub>  
愛而未沒有別事仙娘道這等到小女房中坐下或是  
看書或是睡覺待小女一到就來奉陪說罷就領未央  
生進房中分付一个小妓教他煎茶服事又對未央生  
道老婦有俗事要<sub>一</sub>去料理不能相伴遂轉身出來未央  
生想要將養精神好到夜間幹事就從午刻睡起直睡  
到薄暮方纔下床取了一本<sub>一</sub>書正在看只見紗窗外  
有个標致婦人把他張了一張就慌忙走開去却像要  
躲避的一般未央生就問小妓道方纔張我的人是那  
一个小妓道就是我家<sub>一</sub>姨<sub>一</sub>未央生看見那<sub>一</sub>些<sub>一</sub>光景怕

他有拒絕之心。就是出來求見。玉香起先張了一張認得是自己丈夫。只說有心來捉他。所以慌了手脚。要同仙娘商量去路。不想走到仙娘房前。還不曾說話。就望見未央生趕來。只得對仙娘道。此人接不得。不可使他見。我就跑入仙娘房裡。把門窗緊閉。教也不則仙娘不知。就理。只想他心上不愛。所以不肯接他。就對未央生道。小女又有信來。就依舊被他留住。不得回來。却怎麼處。未央生道。令愛回來了。怎麼是這等說。莫非怪我禮物輕微。仙娘道。真是不曾回來。並無他意。未央生道。方纔明。在窗外張我。一張就躲避。問怎麼

講這樣胡話。就是有些怪我也。須與我相見。一面再把別話辭我。也是辭得去的。何須這等絕人。仙娘只是照前話回覆。未央生道。我方纔見一個婦人。躲在你房裡去。若果然不曾回來。待我搜一搜。若搜不着我。嫖也不嫖。禮物也不取。竟自回。太仙娘見他說得對。針恐他搜出人。又不好意思。只得對他道。不瞞相公。說來是果然來了。只因被个作孽的男子。一遭拘漉了。幾夜身子。欠安。要將息。一兩夜。纔好留客的意思。相公既然執意要見。待我叫他出來。就是何須搜得。未央生道。這等待我親身去請。省得說我來。意不誠。又要推託。就跟定仙

娘走到房門的一齊啟請仙娘道我兒相公要會你  
可出來會一會連叫幾遍再不見則聲未央生也叫一  
會不見開門玉香看見勢頭不好想起見面之後定要  
驚官動府加起刑來少不得是一死不如死在未見之  
先還省得一場沒趣就解下束腰的帶繫在梁上自盡  
後未央生見門不開打開進去他已吊死了未央生看  
見弄出事來要想脫身那裡有心看吊死的人是何面  
貌遂轉身竟走仙娘見他逼死了人一把扯住道往那  
裡走我和你無冤無仇為甚麼把我養去的人活活逼  
死正在較問之時只見許多嫖客走到都是些公子往

常嫖過玉香的連日因人接本不得見面聞他回來大  
家不約而同都來看他見說被人逼死大家怒髮冲冠  
就分付管家一齊動手把未央生捺在地下一用青紫短  
棍打了上千只有致命之處不曾受傷其餘的皮肉沒  
有一寸不被他打得烏青爛熟打過之後就把鐵鍊  
了鎖在死人旁邊要等地方鄉保同來看過好領尸主  
報官未央生起先要逃走不看死人今被打得損傷又  
鎖在死人旁邊料想脫不得身就把死人面貌頭腦仔  
細一看就大驚起來想這面貌與我亡妻無異難道天  
下人的面孔竟有這樣相同看了又想想了又看越看

越像越想越是不覺疑心起來。馬知不是我妻跟人逃  
走。岳父不好說得。買口棺木騙我也不可知。況且這婦  
人若還沒有虛心之事。為甚麼見我就躲。到後面見  
躲不脫。就尋起自盡來。想到此處。已有八分明白。又想  
起妻子頂門裡面。有一灸疤。是不生頭髮的。我今不可  
不驗。仔細就把他鴉髻解散分開。裡面一看。恰好有  
指頭大的一塊。沒有頭髮。正是他無疑了。忽見地方鄉  
保一齊擁進房來。查問致死來歷。未央生道。吊死之人  
是我妻子。被人拐騙出來。賣與仙娘接客。自己還不曉  
得。走來嫖他。虛心不敢見面。所以懸梁自縊。及至鎖

在一處。細看面貌。方認出來。我這冤枉。少不得要到官  
伸訴。只求早些到官。就見天日了。眾人盤問仙娘。這  
女子是甚麼人。賣與你的。仙娘不知。就裡說他滿口胡  
言。據是支吾的話。我這女子。現有一個了。髮相隨。同時  
明買的。眾人道。吊死的人。不會說話。可問這了。髮就明  
白了。仙娘起身。太叫如意。誰想尋了半日不見。只說他  
走了。那裡曉得。並不曾走。竟躲在仙娘床底下。被眾人  
看見。一把拖出來。原來他也是看見未央生。慌了手脚。  
同玉香一齊躲入房中。看見玉香吊死。未央生又打進  
房來。知道沒有好處。所以鑽在床下躲避。不想被人看

見拖了出來衆人指着未央生問道這個人你可認得  
他如意心上還要不認怎奈面上的顏色口裏的聲音  
竟替他通起認狀來衆人知道有些原故再把利害的  
話恐嚇他、就把玉香在家與某人通奸懷孕怕父親  
知道置于死地只得跟了某人与自己一齊逃走誰想  
某人負心賣他下水的話細招了一遍衆人知道精  
節就勸他兩下解交不必驚官動府一個逼死自家妻  
子料不抵命一個明賣婦人接客料非拐帶只是這  
使女問原主還要不要若要便贖他回本不要還留在  
這邊未央生到了這時候不當是已死之人連自家身

子都可以不要巴不得早死一刻也是好的那裏還要  
他就對衆人道論理起來定該到公堂上去求官府替  
我追究一番消隱恨總是但恐被人傳播開本名聲  
不雅不如依列位隱忍些罷這個使女既然做過娼婦  
也不便帶回由他在這邊罷了仙娘見他說出真情料  
想沒有後患就依衆人處分開了鐵索追還嫖金打發  
他出本臨去的時節還被那些嫖客罵了多少忘八身  
龜方纔走得脫身未央生回到寓處棒瘡發作起來叫  
天叫地喊个不住心下想道我起先只說別人的妻子  
談是我睡的我的妻子斷沒得與別人睡的所以終日

貪淫討盡天下便宜。那裡曉得報應之理如此神速。我睡人的妻女人也睡我的妻子。我睡人的妻子還是私偷人睡我的妻子。竟是明做我占人妻子。還是做妾人占我妻子。竟是为娼。這等看起來。其淫之事。竟是不不得的。我還記得三年前。孤峯長去。勸我出家。我不肯從。他就把其淫的果報說來。勸我。与他強說其淫之事。未必有人。有報。如今看起來。辨這椿事。再沒有不報了。我又說。一人之妻妾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若使淫了。無限婦人就是一兩個。妻妾還債。也就本少利多。不叫做吃虧了。如今打算起來。我生平所睡的婦人。不上

五六个。我自家妻子。既做了娼。所睡的男子。不止幾十個了。天下的利息。那裡還有重似這椿的。孤峰又說這椿道理。口說無憑。教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見明白。我這幾年。肉蒲團上的酸甜苦辣。也嘗得透了。如今受這番打罵凌辱。也無顏歸故鄉了。以時若不醒悟。更待何時。不如寫一封懇切的書。寄與賽崑崙。教他尋一個人家。把艷芳打發出家。兩個孩子。隨他帶去。也得留與賽崑崙撫養。也得我自家一個。竟至捨蒼山。尋見孤峰長老。磕他一百二十個响頭。陪了以前的不是。然後求他指出迷津。引歸覺路。何等不妙。主意定了。就要寫書。

怎奈兩隻手臂都被衆人打傷寫不得字將養一月  
臂好了就要寫書恰好賽崑崙有書寄到拆開一看說  
家中有緊急事教他聞信之日即便起身又不說緊急  
事是那橋未央生心上疑惑不知何事遂盤問來人  
來人道是二娘跟人逃走未央生又問他跟甚麼人逃  
走來人前莫說我家不知就是府上的了頭件當也不  
曉得只說未走之先夜一聽見床上有些响動及至起  
來又不見有個人影一連响了十幾夜那一日清早起  
來只見重門洞開尋覓二娘竟不知那裏去了故此家  
主一面緝訪一面着小人前來追趕相公回本未央生

嘆道這個信來又是一番報應了可見女淫之債斷  
是借不得的借了一倍還了百倍焉知這兩個女兒不  
是還債的種子我如今也慮不得許多遂寫一封決絕  
書回覆賽崑崙道

淫姬私奔不足為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以常理也  
故鄉之事亦復類此自知罪惡貫盈有此報魔障消  
除之日即道心發現之期不當返江東徑歸西土所恨  
者禍胎未滅猶存二孽于懷中暫累故人延其喘息  
俟我見佛後當借慧劍除之耳單復不盡  
打發回書去後就欲起身要把書筒帶在身邊做一個沙



彌服事後來想了一想。惟恐狡童在側。又起淫心。不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竟教書笥跟了來人也。發他回本。自己收拾行李。單身獨往括蒼山去。評曰。作書本意。直到此回。乃見凡看肉蒲團者。別回。只看一遍。却回。與下回。能看三四遍者。理會着小說之人也。

第二十回

布袋皮寬色鬼奸雄齊攝入

旗檀路濶冤家債

主任相逢

却說孤峯和尚。自從放過未央生時。刻刻埋怨道畢。

竟是我法力不高。淫心不切。見了情魔色鬼。走過不能收縛。任他流毒于蒼生。肆惡于閨闈。乃老僧之罪也。既不能縛。鬼收魔。要這皮布袋何用。就拿去掛在大門外面。松樹梢頭。又削一塊小板。寫幾行細字。釘在松樹上。

道。未央生一日不至。皮布袋一日不收。皮布袋一日不爛。老和尚之心。一日不死。但願早收皮布袋。免教常坐肉蒲團。

這件東西。却也古怪。自從未央生去那一日。在松樹上掛起。掛到如今。已是三年。不但一些不爛。反覺得比未

掛之先倒硬掙起來未央生走到時節看見松樹梢懸  
 一個皮布袋又看見樹上有一塊小板小板上有兩行  
 小字念了一遍不覺痛哭起來就把這條木板當做孤  
 峰法像跪在松樹旁不知拜了幾十拜然後爬上樹去  
 取了皮布袋下來頂在頭上走入佛堂遇着孤峰打坐  
 就跪在他面前不住的磕頭從入定之初磕到出定之  
 後約有三個時辰豈止磕一百二十個响頭而已孤峰  
 走下蒲團一把挽住道賢居士重來賜顧就見盛情了  
 為何行以重禮快請起來未央生道弟子愚蒙悔當初  
 不曾受得教誨以致肆意胡行把種、落地獄之事都

做出來如今現在的陽報雖然受了將來的陰報還不  
 曾受要求老師父哀憐收在法座之下使弟子懺悔前  
 因歸依正果不知老師父可肯收納否孤峯道你既然  
 收我皮布袋進來我豈有不收納之理只恐你道念不  
 堅將來又有入塵之事未央生道弟子因悔恨之極方  
 總猛省回頭如今只當從地獄裡面逃出來那裡還  
 敢再本自然沒有反覆的只求師父收納孤峰道既然  
 如此收納你就是未央生爬起身來從新行禮孤峰就  
 揀个好日替他落了頭髮未央生告過孤峰自取法名  
 叫做頑石一來自恨回頭不早有如頑石二來感激孤

峰善于說法使三年不點頭的頑石依舊點起頭來自  
以以後立意參禪專心悟道誰想少年出家到底有些  
不便隨你強制淫心硬撓慾火在日間念佛着經自然  
混過睡到半夜那孽物不知不覺就要磨起人來不住  
在被窩中礙手絆脚捺又捺他不住放又放他不倒只  
得要想个法子去安頓他不是借指頭救急就是尋徒  
弟解紛這兩椿事是僧家的方便法門未央生却不如  
以他道出家之人無論姦淫不姦淫總要以絕慾為主  
這兩椿事雖然不犯條款不喪名節具不能絕慾之心  
与姦淫無異况且手銳即房事之媒男風乃婦人之漸

對假而思真由以以及彼以必然之勢不可不禁其初  
偶然一夜夢見花晨與香雲姊妹到庵拜佛連玉香艷  
芳也在裡面未央生見了憤恨之極就叫花晨与香雲  
姊妹幫助他拿入誰想轉眼之間不見了玉香艷芳兩  
个單剩下一四位舊交就引他進禪房大家脫了衣服  
竟要做起勝會來把陽物湊着陰門正要幹起不想被  
隔林犬吠忽然驚醒方纔曉得是夢那翹然一物竟在  
被窩裡面東鑽一下西撞一頭要尋舊時的門戶頑石  
捏了這件東西正要想个法子安頓他又忽然止住道  
我生平寬孽之根皆由于此他就是我的對頭如今怎

內清園卷四  
灰又縱他起來就止了妄念要安睡一覺誰想翻來覆去再睡不着總為那件孽根在被裡打攪心上想道有這件作祟之物帶在身邊終久不妙不如割去了他杜絕將來之患况且狗肉這件東西是佛家最忌之物使他附干身體也不是好事若不割去只當是畜類算不得是人身就終到盡頭地步也只好轉個人身怎能成佛作祖想到此處不待天明就在琉璃上點下火來取一把切菜的薄刀一手扭住陽物一手拿起薄刀狠命割下也是他人身將轉畜運將終割下的時節竟不分疼痛從此以後慈心頓絕善念益堅住了半年還是

注、修行不曾摩頂受戒到半年以後聚了一二十僧僚都是死心受戒沒有轉念的人請孤峰登壇說法但凡和尚受戒先要把生平做過的罪犯逐件自說出來定了罪案然後跪在佛前求大和尚替他懺悔若有一件不說出來就是欺天誑佛犯了不赦之條隨你苦修一世也成不得工果衆僧請孤峰登壇拜畢以個門之先後定了次第大家分坐在兩旁孤峰把受戒的條規說了一番就叫衆僧各陳罪過不得隱諱頑石進門最遲坐在末席一時輪未及他只聽得衆僧裡面也有殺人放火的也有做賊煮淫的皆自己陳告出來後來輪

着一僧。相貌粗笨。坐在禪石上。首也。陳告道。弟子生平不做惡事。只有賣身與人。為僕。若了。主人之女。連他的使女。都拐出來。賣與青樓。為妓。這椿罪。犯真是死有餘辜。求師父懺悔。孤峰道。你這罪重大。只怕懺悔不來自。舌道。萬惡淫為首。只消一個淫字也。勾得緊了。怎麼做出拐事來。又怎麼賣他為娼。你這罪惡。就有幾世不得超昇。我便替你懺悔。只恐菩薩不准。奈何。和尚道。稟告師父。這事是別人逼我做。不是我自已要做。只因小婦人的丈夫。先姦我妻子。又逼我賣與他。我沒有勢力敵他。不過所以逼上梁山。做了這事。其情可原。或者還可

以懺悔。頑石聽了。不覺動心。就問老師兄。你拐他去賣的婦人。叫甚麼名字。是那一家的女子。那一家的女兒。如今在何處。和尚道。他是未央生之妻。鉄扉道人之女。叫做玉香。鬢叫做如意。如今現在京師。接客。未央生大驚道。這等說。你就是權老寔了。和尚道。你莫非是未央生麼。頑石道。正是。兩個一齊走下蒲團。各賒個不是。然後對着孤峰。共剖原情。各陳罪犯。孤峰大笑道。好冤家也。有相會的日子。虧得佛菩薩慈悲。造下這條潤路。使兩個冤家行走。一毫不礙。若在別路上。相逢就開交不得了。你兩個罪犯。原是懺悔不得。虧那兩位夫人替

丈夫還債使你們的罪犯輕了許多不然莫說修行一世就修行十世也脫不得輪迴免不得劫數我如今替你做懺悔求佛菩薩大捨慈悲看那兩個妻子面上寬待你們一分就叫兩個跪在佛前自念起經來替他懺悔懺悔之後頑石又問道請問師父茲淫之人既有妻子女兒妻子還過了債那懷抱中的幼女也可以赦得他過後來不還債麼孤峰搖頭道赦不過赦不過茲淫的人除非不生女兒便罷若生下女兒就是還債的種子那裡救得他過未央生道不瞞師父說弟子現有兩個債種將來定是不赦的了弟子要別師父回太用慧

劍除了孽根只當生下來時節一盆水淹死了不曾領起來的一般孤峰合掌念一聲阿彌陀佛道如致惡言不該出于你口入于我耳那裡有受過法戒的和尚還想殺人的道理頑石道既不可殺當用何法以處之孤峰道那兩個孩子不是你的孩兒是天公見你作惡不過特送与你還債古語說得好一善能解百惡你只是一心向善沒有轉移或者天公回心替你收去也不可如何須用甚麼慧劍頑石點頭道是遂一心向善奉佛又過了半年正在禪堂與孤峰講話忽見有大漢闖進門來頑石一看見是賽崑崙先泰佛像然後拜孤峰

禪石對孤峰道。這人就是弟子的盟兄。叫做賽崑崙。是當今第一個俠士。孤峰道。莫非就是穿窬豪傑。生平有五不偷的人麼。禪石道。然也。孤峰道。這等是一尊賊菩薩了。貧僧何人。敢受得菩薩的拜。就要跪下答拜。賽崑崙忙扯住道。弟子今日到此。一來為訪故人。二來為參活佛。師父若不受拜。是絕人向善之路。堅人作惡之心。可見天下人。該做暗賊。不該做明賊。該做衣冠之賊。不該做穿窬之賊了。孤峰道。這等說。貧僧不敢回禮了。賽崑崙又與禪石行禮。然後分賓主坐下。對孤峰叙了寒溫。就立起身。要與禪石到背後去說話。禪石道。小弟以

前的事。都與師父說過。家中有甚麼隱情。不妨面講。賽崑崙聽了。依舊坐下。道。弟兄謀事不忠。不但不可託妻。亦且不堪寄子。今日相會。甚覺無顏。禪石道。這等說來。想是家中的孽障。有甚麼原故了。賽崑崙道。你兩位令愛。又無疾病。好睡在床上。就一齊死了。臨死之夜。兩個乳母。都夢見有人叫喚。說他家的帳目。都已算清。用你們不看見。我回去罷。及至醒來。把孩子一摸。就沒用了。這事着實古怪。禪石聽了。大喜。就把自己惧怕女兒。還債師父教我。一心向善。天公自然回心。替你收去的。話。述了一遍。如今孽障消除。乃大幸之事。老兄怎麼說。

起負託的話來。賽崑崙聞言不覺毛骨竦然。停了一會。又道：「還有一個喜信報你。那淫婦艷芳背你逃走。其實可恨。小弟終日緝訪不着。誰想被一個和尚拐去。藏在地窖中。被我無心看見。替你除了。孤峰道：「他藏在地窖中。可謂極穩的了。你怎麼能看見。賽崑崙道：「那個和尚常在三叉路口。慣做謀財害命的事。我打聽他有無數銀子。藏在窖中。那一夜走去偷他。誰想他睡在床上。與婦人說話。我就躲在旁邊細聽。只見婦人道：「我當初的原夫叫做權左實。雖然粗笨。倒是一馬一鞍。沒有別個婦人分寵。誰想賽崑崙替未央生做事。把我姦騙上手。」

強要過去。他去了。自家妻子終日去走邪路。教我獨守空房。弄到精力衰微。應付不來。又到遠處去躲避。羞惱。不啻家人的死活。這樣薄倖男子。我為甚麼跟他。弟子聽了。知是艷芳不覺大怒。拔出利劍。掀起帳子。把兩個殺了。然後點起火來。搜尋才物。約有二千金。都被弟子取來。任意揮霍。濟了無限的窮人。請問師父。這兩個男女。該殺不該殺。這一主錢財。該取不該取。孤峰道：「殺也該殺。取也該取。只是不該是居士殺。不該是居士取。恐天理王法上。還有些說不盡。只怕陰陽一報。定有所不免。賽崑崙道：「人情痛快。即天理昭張。有何說不去。我做。」



一世賊不曾弄出事來。難道為這項銀子就犯了王法不成。孤奉道居士不要這等說。天理王法兩件事都是絲不漏的。傷了天理犯了王法。沒有一個不報。只有遲速之分。報得速的倒還輕些。報得遲的忽然發作起來。就當不起了。那和尚既犯了姦淫。那婦人既犯了私奔。天公自然會誅殛他。難道少了雷神霹靂。定要假手于人去殺他不成。就作要假手于人。天下人個個有手。為甚麼不作假他。單要借重你一個。難道只有你這手是殺得人死的。不成。大權不可假人。太阿不容旁落。殺人的大事。天公不能主持。使有罪之人依舊祇有罪之

人所殺。豈有付之不問之理。所以將來的陰報。定不能免。或者比殺良善之人不同。罪畧輕些。也不可。居士這樁事業。既然做了一生。料想你的大名。是沒有一個衙門。不知沒有一個官府。不曉得了。你偷來的銀子。雖然濟了窮人。別人不信。只說你藏在家中。少不得有個尋着你的日子。你往常所得的財物。若果然藏在家中。還好送去買命。只恐怕濟窮人的銀子。一時追不轉來。就有性命之憂了。所以將來的陽報。定不能免。只怕發作得遲。此初犯的罪。孽畧重些。也不可。賽豈畧平日原是些狠器的人。只因性子不好。人懼怕他。所以

善言不入于耳。如今聽了這番正論，就不覺動了悔過之心。不消強逼，他竟有個反邪歸正的意思。就對孤峰道：弟子所做的事，原不是正人君子所為，只因世上有錢的人，自家不肯揮霍，所以要取些出來替他做幾件好事，只想為人，竟不想着自己。照師父說來，弟子作孽多端，陰陽二報，都是不免的了。但如今從以回頭，可還懺悔得去？孤峰指着頑石道：他之作孽，比彼還重得多。只因一心向善，就感動了天心，把還債的女兒都替他收。他回去，這是你親耳聽見的話。不是貪僧附會出來的。即以一推懺悔得去，懺悔不去，就知道了。頑石見

他有向善之心，不勝之喜，就把自己三、四年前不受師父教訓，肆意妄行，後來報應，合着他所言，不可不以小弟為鑒。賽崑崙定了主意，就拜孤峰為師，削了頭髮，立志苦修二十年，成了正果，與孤峰頑石一同坐化。可見世上的人，皆可作佛。只因被財色二字縛住，不能跳脫。迷津超登彼岸，是以天堂之上，地廣人稀，地獄之中，人稠地窄。上天大帝清閑，不過關羅天子料理，不來總是開天闢地的聖人。多事不該生女子，設錢財把人限到這地步。如今把兩句四書定他的罪案，道始作俑者，其惟聖人乎。

評曰。開手處。是感激聖人。收場處。又埋怨聖人。使聖人歡喜不得。煩惱不得。真玩世之書也。仍以四書二句為聖人解嘲曰。知我者其惟肉蒲團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團乎。

肉蒲團卷之四終

跋

嗚呼。裨官法家。言而要不過  
翻懲世。潤子弟之波。安心也。生  
既曰家。則自徒為權。繫小志  
於義。而倦。唯引膝之事。業不  
如布列。其流。涉。謔。之。語。而。病。者  
皆。津。之。有。味。之。時。身。不。針。砭。豈。化

之德以解心舟之縲也善假說  
多矣而未有此法書妙至之有  
極處者今夫此畫一出之小若  
愁人在洛陽紙價奚止騰百  
倍哉

柳中書得皮題

